

春在堂全書

第一函
十二冊



經訓續編卷七目錄

高禘解

西旅獻獒解三篇

商書曰祖甲返解

孝經先王申鄭注義

所俠也解

汝作朕虞解

舜歌南風解

僖二十年西宮解

孟子北狄北夷說

言一
金
享覲有璋解

纒爵解

蒼兕解二篇

成十七年春秋書壬申日解

五官致貢曰享解

繞朝贈之以策解

不從力政不與服戎解

燕燕篇申魯詩說

高郵縣志

卷十目錄

經課續編卷七 鄭大射人矣風官天官卿皆祭天之臣

風師帶以巨桴鼓以巨鼓天官高德清俞樾限於高齋

高禘解 詩出當卦校類不云司鼓輔以鼓擊鼓天

月令高禘大雅生民傳商頌元鳥傳均作郊禘詩正義
引鄭志焦喬答問以爲先契之時有禘氏祓除之祀位
在於南郊以元鳥至之日祀上帝城簡狄吞鳧子之後
後王以爲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是高辛以
前爲郊禘高辛以後爲高禘曲成鄭說殆不可信高誘
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曰周禮媒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
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

此說通達王氏經義述聞從之似可爲定論矣乃愚則
又有說焉竊謂郊禘高禘蓋是二祭一而二者也月令
兩高禘字其實當一作郊禘一作高禘乃呂不韋作仲
春紀均作高禘毛公作生民傳均作郊禘則在六國時
已不得其說漢時入之禮記卽用呂氏春秋之本鄭康
成箋詩注禮亦不知其所以然矣然則郊禘高禘之異
安在日記文是月也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
天子親往此當作郊禘下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此則作高禘者
是也蓋郊禘之禮失傳久矣周官天府職若祭天之司

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是古者民與穀並重王者撫有四海固望年穀之豐登亦望人民之蕃育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此祭天以祈年穀之豐登也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禘蓋祭天而以先媒配焉先媒不知爲誰孔正義以伏羲當之伏羲始制嫁娶義或當然此祭天以祈人民之蕃育也古帝王制此祭爲天下求非爲一己求若爲一己求則小矣且如堯舜在位皆近百歲周穆王亦然垂暮之年豈當更求子嗣乎謂之郊禘者郊祭天而配以先媒也變媒言禘鄭君所

謂神之也故其字當作郊禘也至下文后妃帥九嬪御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此則
因天子有郊禘之祭而后妃卽往而求子郊禘之禮必
立上帝之位而立先禘之位於其旁后妃無祭天之禮
內宰大祭祀鄭注謂祭宗廟賈疏云以其天地山川社
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故知大祭祀據宗廟而言是上
帝位前后妃不得行禮后妃所得行禮者惟先禘位前
而已是以不云郊禘而變文曰高禘續漢禮儀志引祭
鬯說高者尊也是其義也乃記禮者不知郊禘高禘之
所以異呂覽則皆作高毛傳則皆作郊蓋古制湮而古

義亦晦矣

西旅獻獒解

西旅獻獒如枚傳之說其文甚順乃馬鄭必讀爲豪而訓爲酋豪蓋此篇雖逸而馬鄭固及見其書故知獒之當爲豪也然逸書藏在祕府不立學官絕無師說且或文字剝落不可辨識馬鄭雖見之未必盡曉馬但云酋豪也未知其說如何鄭云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於周此義殊有難通酋豪獻見當云豪獻不當云獻豪且西戎無君名强大者爲豪則豪卽其君矣豈國人所能遣乎鄭說如此宜

後人之信枚不信鄭矣惟西戎名强大者爲豪此則可信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引漢書趙充國傳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此誠塙證也後漢書西羌傳云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可知酋豪之名固春秋戰國以前之舊號也愚謂周初西旅獻豪卽可以漢事解之西羌傳云永平中以竇林領護羌校尉爲諸羌所信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

俱詣闕獻見此卽所謂獻豪也以漢事證周事漢時以
西羌第一豪詣闕獻見者乃漢之護羌校尉則周時以
西戎之豪獻見者亦必周之邊吏也鄭君乃謂其國人
遣之誤矣枚傳不從鄭讀而陰用鄭義其解西旅曰西
戎遠國孔疏卽從而爲之辭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試
問旅國果安在乎亦可見其爲臆說矣然則西旅當作
何解曰此周師之戍西陲者也毛詩采薇序曰采薇遣
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
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此事雖在文王時然六月篇序云采薇廢則征伐缺矣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枋杜廢則師衆缺矣。正義謂是厲
王廢之可知。厲王以前固不廢也。況武王克商天下初
定西北兩戍豈可撤乎？故曰西旅者周師之戍西陲者
也。謂之旅何也？紀其實也。周制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
大夫。其時西北兩邊年年遣戍，則固不可以動大師一
旅足矣。以五百人戍北，以五百人戍西而將之者皆一
下大夫也。漢制護羌校尉比二千石，亦足當周之下大
夫乎？當時西方旅帥以其酋豪詣闕獻見，史略其名，故
曰西旅獻豪太保作旅豪。必有不勤遠略之意，惜今不
可見矣。

其二

枚氏所傳旅獒一篇僞古文也近世通儒說旅獒者皆從馬鄭而不從枚洵爲定論余旣爲證成其說矣乃今又思之枚書雖僞然亦非無本也藝文類聚載晉傳元狗賦云何世來貢作珍皇家考枚傳至晉元帝時始出而傳鶉觚卒於西晉初未見枚書則貢狗之說自古有之又載賈岱宗大狗賦云越彼西旅大犬是獲賈岱宗未詳何時人依類聚列於傳元後則爲元魏人而初學記又列於傳元前則爲曹魏人曹魏時未有枚傳北魏時枚傳止行於江左未行於河朔河朔學者尙書並主

康成賈岱宗以北人爲北學其治尙書固從鄭氏而不從僞孔孔穎達尙書正義序云近至隋初始流河朔是北魏時未見僞孔傳也何以賈岱宗賦已云西旅大犬乎故愚謂枚說亦有所本必自漢以來有此一義枚氏據之以自異於馬鄭耳嗟乎枚書之僞且置勿論乃余於此篇則深有慨焉孔子讀鴟鴞之詩而歎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若僞古文旅獒一篇亦可云知道矣其言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斯言也豈非千秋金鑒哉

夫周初所謂通道者不過九夷八蠻而已若近世則舟車所至無遠弗屆豈止如周初所通已哉而人情厭故喜新矜奇炫異房室舟車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幙無不用呢羽他如什物器具則洋銅也洋瓷也洋漆也洋紙也洋錦洋布也洋青洋紅也洋扇洋繖也布滿市廛悉數之不能終其物外洋奇巧之物日以貴民間布帛菽粟益賤豈所謂不貴異物不寶遠物者哉嗚呼僞古文旅獒一篇可謂知道矣余故又爲此說證明其亦爲古義非敢自背師法也

商書曰祖甲返解

說文走部返下引商書曰祖甲返段氏訂正謂卽西伯
戡黎篇祖伊返之誤以此說經亦太易矣然則祖甲返
當作何解曰祖甲見無逸篇枚傳謂是太甲然其文曰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先後秩然祖
甲非太甲明甚當從鄭注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
間故云舊爲小人鄭說雖不知所本然以本經按之則
固如鄭說也蓋祖甲以有兄在倫序當立故援舜避南
河禹避陽城之例逃之人間處嫌疑之際終祖庚之世
竟不一返及祖庚立十一年而崩於是諸大臣迎祖甲

歸國而立之祖甲之返卽在是時書所謂作其卽位也
惟商書自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兩篇之下止有西伯戡
黎微子二篇此二篇不及祖甲然則祖甲返之文見於
何篇愚謂卽見於高宗之訓也今高宗之訓與高宗彤
日同序枚傳云所以訓也蓋謂是祖己訓高宗者夫祖
己訓高宗則其名篇當如伊訓之例豈得云高宗之訓
若高宗之訓是訓高宗豈康王之誥是誥康王乎竊疑
高宗之訓當別有序篇亡而序亦失寫者遂連屬於高
宗彤日之下耳高宗之欲立祖甲必有成言諸大臣迎
立祖甲必追述高宗遺命以訓祖甲史錄其文是爲高

宗之訓而祖甲返三字則史臣紀載之詞也或疑高宗之訓是亡篇而非逸篇馬鄭諸儒皆不得見許君安得見之是亦不然如帝告亡篇也而尚書大傳殷傳明有引帝告篇之文湯誓亦亡篇也而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至五十七字之多安見高宗之訓一篇遂無殘章賸句之存乎

附祖甲辨

段氏作撰異謂無逸篇今古文不同蓋據漢書王舜劉歆之說又據隸釋所載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緊接不隔一字爲證其說不爲無見然云